

大雪盼雪 等一季诗意的白

刘崇

太阳未升,月亮未沉,黎明在灰白间踟蹰,连风里都裹着几分慵懒的迟疑。街道裹着薄霜缓缓醒来,青砖缝里还凝着昨夜的寒气。我已走在上班的路上,脚步踏碎晨间的寂静,惊起檐下蜷缩的麻雀。风是凛冽的,像一句未曾兑现的诺言,执意钻进衣领,刮过脸颊时带着碎冰似的凉,直透心底。河面早已封冻如镜,映着残月冷冷的光,枯枝搁浅在冰上,仿佛谁遗落的墨笔,不经意间勾出几分萧索。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老辈人的话随风呜咽,更添几分怅惘。可小雪无雪,大雪亦迟迟未至。与冬日的约定,仿佛悬在半空的风灯,摇摇晃晃,不肯安然落下。呵出的白气转瞬消散,像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期盼,悄悄融进冷空气里。冬已深,岁将暮,山色清减,褪尽层林喧闹,只剩疏枝直指苍穹;河水瘦寂,岸痕裸露着干裂的皱纹。此时,只盼一场素白静静洒落,悄然润开山水的眉眼,抚平岁月留下的褶皱。

记忆中的雪,是冬日最慷慨的馈赠。急时如飞絮漫卷,裹着风的力道,搅碎长空的寂寥,转瞬便覆尽天地,屋顶、树梢、田埂,连平日里光秃秃的柴垛,都被裹成了蓬松的棉团,整个世界瞬间换了素白的衣裳。

缓时则若玉蝶翩跹,点点飘旋,带着几分羞怯的温柔,轻轻栖上眉睫与发间,凉意浅浅,却让心底莫名生出暖意。那雪,落入芦苇丛,便如狐尾轻扫,为枯黄的苇秆添上蓬松的柔软,风一吹,便簌簌落下,似碎玉纷飞;覆在青瓦檐,则似淡笔勾勒,令黛色的瓦当晕开一层朦胧的白,檐角的冰棱悄悄凝结,垂成剔透的水晶帘;点上梅梢时,它化作清浅的晕,唤醒冬日的幽绝,让嫣红的花苞裹上晶莹的纱,暗香浮动,是雪与梅的私语;落在归人肩头,染白了发梢,却暖热了等待的目光,那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是风雪里最动人的归途,让奔波的身影也透出几分奔赴的甜。

此时邀好友围炉对坐,静看雪落无声,细听炉火轻语。柴薪偶发的“噼啪”低响,恰似时光在耳畔沉吟。新茶初沸,水汽氤氲缭绕,漫过窗棂;温酒入喉,一丝辛辣过后,便是绵长暖意,缓缓淌入心底。知己在侧,言语已成多余。只一个眼神,便映

亮彼此心境——仿佛这满窗风雪、一室炉火、半盏茶香,都化作了我们之间无言的契阔。

酒酣茶醉之时,效古人踏月观雪。晚风拂着雪的清冽扑面而来,微寒中渗着洁净的甜。踏雪而行,如踩碎琼乱玉,一串“咯吱”声,是瑞雪在低声吟唱。月光如水,淌过积雪,泛起点点银辉,宛若碎星洒落人间。远山覆雪,轮廓渐隐;近树缀琼,恍若梨花初绽。谈笑间,岁月静寂,时光安妥。这一味清欢,不涉繁华,只关乎风雪,关乎知己,便是人间至味。

风又起了,带着几分更浓的凉意,仿佛在预告着什么。我停下脚步,望向天空,那灰白的幕布上,似有细碎的光点在悄然凝聚。或许,这场期盼已久的雪,已在来的路上。而我只需静静等待,等待那一片素白,漫过山川,漫过岁月,漫过心底所有的期盼。

(作者单位:屯兰矿)

盼雪

张冬

节气已翻过那道陡坡
人们把预言挂在
梅枝空荡的臂弯
土地攥紧枯叶的信笺

总有些洁白在途中
云层将未启封的吻
叠成六瓣的诺言
孩子们用鼻尖抵着窗

像所有未抵达的叩问
需要一场盛大的飘落
来认领这人间
过分安静的留白

(作者单位:屯兰矿)



静候

张慧娟(屯兰选煤厂)

家庭

与一场雪的邂逅

王恩会

子夜的雪
像是
走散多年的恋人

刚刚出了井口
就被你
吻了我的睫毛

暖心滚烫的这一吻
让所有疲惫
荡然无存

来不及脱掉窑衣的我
伸出双臂
先与你来个久违了的拥抱

你把你最好的胭脂
递给了大地
递给山川

摘枝梅花
别在你的发间

用笨拙的笔
留一行诗
粘贴在有你的冬天

却不知
这还不够我表白的诚意

(作者单位:西曲矿)

走过屯兰川的冬天

武建维

(外一首)

我看到了正颜值色
我听到了北风开始的呼啸
我看到屯兰河的水面
已凝成白亮的
结晶回忆着夏日
而西山煤田的巨大能源
正是远古的馈赠
多么厚重的沉淀
沉睡在我们厚重质朴的黄土岩层下
我是矿工
不需要注解和翻译
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
但是 我是煤亮子胸怀青山燃烧热血
但是 我心如天空一样高远辽阔
还要在高原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有时 有一种激扬的冲动
人生不能平凡
在这个冬天

早酝酿着春天
那永远是个美丽世界

打碗碗花

打碗碗花开满三月开满夏天
北方的土地鲜活了
整个大地生动起来了
你的开放
会带愉悦的好心情
日月含香
在高原的高旷上散发氤氲多时
没有狂放
是饱经风霜的淡然
静悄悄犹是轻盈的仙子
等到季节声声唤醒
诠释高原儿女的情愫

(作者单位:马兰选煤厂)